

第六章 結論

張旭一生以著任真自得、悠然自適的處世態度，過著不求功名富貴的生活，全心全意的將生命奉獻於書法。他確實也是位幸運兒，以一位創新者而言，他難得地受到絕大多數的觀眾寵愛、賞識。正所謂生逢其時，適逢其會，唐代社會的兼容並蓄、雍容氣度為他提供了一個得以揮灑自如的絕佳舞台，他也不負所望的展現了一場精采絕倫的表演。如今，那一美好的舊日時光已逝，後人只能憑藉著猶如吉光片羽的記載與書跡再三回味。

在歷經前述幾章的探討後，逐漸地將散落於茫茫史海中的線索拼湊起來，關於張旭的家世背景，僅能略知其母系的親屬，身為書香門第的陸姓家族為張旭的書學過程立下了穩固且良好的基礎，堂舅陸彥遠為張旭書學的啟蒙老師，這一段親屬關係為張旭承接、延續起一連串由東漢蔡邕起即綿延不絕的書學傳承，身處其中的多是各個朝代最為頂尖的書法家，分別代表著每一個時期書法史上的進程，在此張旭作為一個承繼者，亦是一位創新者與師者。張旭終其一生完全投入書法中，對於榮華富貴完全無動於心，其初仕官職為蘇州常熟尉，歷任太子左率府長史，終為金吾衛長史，此三職自然不能與高官厚祿劃上等號。對此當代人李肇以「位卑而著名¹」之人來形容他，此語所言甚是。縱使與功名利祿無緣，張旭憑藉著悠然自適的心性、灑脫率性的行徑與那過人的才氣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志士慕名而來，友人間的唱酬之作為我們傾訴彼此間的情誼與欽慕之情，以著精練、絕妙的文辭描述出他們所認識的張旭模樣。此中的張旭有狂；有顛；有著對書法的堅定心志；有著放情山水的氣度；有著以酒抒情的習慣；有著眾人喝采的盛況；有著漂泊一生的孤寂，這都是張旭人生的寫真，最為真實的模樣。脫去眾人為他披上的狂草名家外衣，方能以著最為明亮、清晰的目光去重新認識他。張旭不僅僅是位書法上的奇才，在文采上也是不容小覷，以著「吳中四士」的名聲聞名於京城，雖只傳世六首詩作，卻可從中感受到作者傳達出恬淡、豁達的心境，

¹可參見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李肇《唐國史補》。收入《景印刻百部叢書集成之四六》，學津討原第十二函，（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24。

亦為我們呈現出張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綜覽史籍，張旭在書法上可謂貢獻良多，而其成就分別展現於書體的創新、書法的推廣這兩方面。為首的當然是最能代表張旭的狂草藝術，狂草始於張旭是無庸置疑的，他在學習前賢的書學過程中，經過了融會貫通後，開始不斷地創新，終有所成。狂草一出頓時風靡全場，當代之人莫不為之心醉，也引領著許多書家亦步亦趨地跟隨，這一狂草風潮隨著張旭與懷素相繼興起後，此時已達最為燦爛、耀眼的巔峰時刻，草書的發展至此真可謂空古絕今。今人無緣親見張旭書法表演，只能從傳世書跡中尋其彷彿，追憶當年盛況。

張旭傳世書跡今日可見的有墨跡本〈古詩四帖〉與〈自言帖〉、碑刻有〈郎官石記序〉與近世考古出土的〈嚴仁墓誌銘〉、法帖有〈肚痛帖〉與〈千字文〉與收錄於《淳化閣帖》中的作品。〈古詩四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中，書寫內容為北周庾信〈步虛詞〉二詩與南朝宋謝靈運〈王子晉讚〉、〈巖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讚〉二詩，而這四詩收錄於徐堅與韋述等人編撰類書《初學記》內²。此帖由於卷上有謝靈運之名，故一直以來皆視為謝靈運之作，直至豐坊始疑之，終由董其昌始定為張旭真跡。此跡在書法風格上確實與史傳所記載的張旭風格一致，然而卻苦無決定性證據出現，故難以斷言為張旭作品。而現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張旭〈自言帖〉，則是另一幅傳為張旭書跡的墨本。此帖在筆者參閱史籍後，以文意不合理、文辭與史傳所記有所出入、書法風格不符等等，確定此帖非張旭墨跡，應為宋以後之人偽託之作。

刻帖部分的〈郎官石記序〉則為張旭於開元二十九年（741）所書寫的楷書作品，原石早已散佚，今日僅存拓本傳世。而近世考古出土的〈嚴仁墓誌銘〉則是於一九九二年出土。有著些許學者不甚認同此石為張旭所書，在經歷一番學者論證後，前述學者之疑點皆被推翻，此石真實性已不容質疑。〈嚴仁墓誌銘〉的適時出土，為我們重申了張旭楷書之美，以往總是聚焦於狂草的目光逐漸轉回，再重新體會一次張旭書法的多樣性。

而法帖部分的〈肚痛帖〉與〈千字文〉都收錄於北宋時《絳帖》中。〈肚痛

² 《初學記》將此四詩收於道釋部內。參見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三》，下冊，（台北：鼎文書局，1972），頁 551。

帖》更有宋人李丕緒將之摹勒上石；而〈千字文〉則是有宋呂大防所翻刻的六石存放於西安碑林中。另有《淳化閣帖》為我們收錄了幾幅張旭書作，使今人得以觀其彷彿。在千年的歲月流逝後，許多書跡早在天災人禍中飛灰湮滅，我們何其幸運，仍得以觀賞這些歷經千辛萬苦後，在歷代愛書人傾盡心力所存留下來的書法寶藏。

而張旭除了書體的創新外，另一項成就即是書法的推廣。張旭對於推廣書法的事跡與精神令人敬佩不已，時人之所以會如此迅速、歡欣地接納張旭的新書體，其書法的表演性質為他加分不少。張旭一生中總是四處遊歷，不論是在王公貴族宅邸、名士文人居所、市井小民家中、山明水秀之處、宗教寺宇、筵席酒肆都可尋其蹤跡，以著獨特的草書表演，宣揚其書法理念。酒為其表演的工具；狂為其表演的性質與賣點；以素壁與屏幃為場所，所見之人驚歎連連，為之神魂顛倒，這便是張旭書法的奇特之處。群眾一傳十、十傳百，張顛之名與其書藝之狂逸便不脛而走。這樣的表演形式與書體的創新，為唐代書學者帶來一番新氣象，掀起了一股狂草風潮。懷素為其中最為著名的追隨者，蘇渙詩中云及：「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字大字大如斗。」³李州亦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日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⁴皆顯示出懷素為承續張旭狂草的最佳代表人物。

除了狂草書體的創新與將其書法推廣至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外，張旭更是一位相當成功的良師。綜觀有唐一代，張旭所傳授學生數目之眾，難得一見。以著樂於分享，勇於創新的精神將其所學、所悟與所傳承的書法理論全然授與後進。這一番高尚的人格，與大師風範為我們展現了唐代社會的縮影，不論是在文化上、藝術上、學術上、教育上都具備一股勇於創新、樂於分享的時代風格，如此特有的氛圍才足以孕育出張旭這樣的奇才，一起創造出那歐陽脩心目中永遠的盛唐之世。

³ 引用自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一詩。見前引文。

⁴ 此文收於懷素〈自敘〉中。收入陳思，《書苑菁華》，卷十八。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上海：上海書畫，1992），頁519。